

红色基因，让这里的清明比春节还特殊

清明时节访“将军县”新县：红色血脉仍在奔腾，老百姓正靠奋斗过上好日子

新华社记者刘雅鸣、双瑞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深居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再度迎来一年中最特别的日子，肃穆神圣的氛围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蔓延。在别处，清明是祭祀祖先，是赏春踏青，而在这里，对千千万万革命烈士表达缅怀和敬意，是人们心照不宣的共识。

“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作为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在血与火的岁月中，不足10万人的新县献出了5.5万儿女的生命。正是这种红色基因，使清明成为超越春节的特殊节日，召唤散落各处的新县人回家。

半个多世纪的守护

新县郭家河乡湾店村，77岁的张爱华准备上山。目的地是山顶的一处红色革命旧址——女烈士晏春山跳崖地，大约有3公里路程。她随身揣着一块毛巾，用来擦拭山顶的纪念碑，并亲切地称之为“给老首长擦擦脸”。

“擦擦脸，说说话，有新消息就给老首长汇报汇报。”张爱华一头黑白夹杂的短发，行动举止流露出跟年龄不相称的麻利劲儿。从她家到山顶，通常需要近1个小时，她比年轻人走得还快些。因为这条路，她已经走了50多年。

1933年，40岁的共产党员晏春山被捕，为了逼问出红军游击队的去向，敌人对她用尽酷刑，灌辣椒水、钉竹签、烙铁烙……这位坚强的女性始终不为所动。

最后，她忍着剧痛，把敌人带到远离游击队的鸡公寨大花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纵身跳下了悬崖。乡亲们找到遗体时，发现她缺了一大块头皮，可以想见生前遭受了怎样的折磨。

“同为女人，我很佩服她，太坚强了，命都可以不要！”张爱华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字眼，才能表达自己对烈士的感情。从上世纪60年代起，她就默默守护晏春山牺牲的旧址。

对革命先烈的热忱，深埋在张爱华骨子里。郭家河是有名的“将军乡”，走出了10余位将军和14名地级以上干部，有3500多名先烈为新中国建立献出生命。张爱华本人，就是红军后代。

让祭扫找回缅怀“初心”

春风习习，岁岁清明。清明扫墓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方式。但是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往冥币等传统的祭奠用品逐渐被一些层出不穷、稀奇古怪的豪华祭品，如房子、车子、手机等模型所取代。这种发展趋势，不但与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格格不入，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背道而驰，还极易造成不良的社会攀比之风和奢靡之风，违背了清明祭扫慎终追远的初衷。

此外，这种“焚烧式”的祭扫活动还存在着安全隐患。2016年，青岛市某区郭姓姐妹两人在焚烧冥币等祭品时引发山林火灾，造成两名护林员死亡、一名护林员重伤。郭姓姐妹不但给国家和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害，也因此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类似事例不胜枚举。

其实，在引导群众文明祭扫上，各级政府大有可为。政府应该负起推广文明祭奠的主导责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公众提供多种文明的祭祀方式，比如由政府举办集体公祭仪式、民政部门免费为祭奠者提供鲜花、小方中等环保节俭物品等。在培育广大市民文明祭祀理念方面，可以通过建立微信群、社区宣传栏、现场发《文明祭扫倡议书》等形式，号召群众通过鲜花祭奠、植树祭奠、网上祭奠等方式缅怀先人，推动绿色环保、文明低碳的祭奠理念深入人心。另外，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移风易俗，大力倡导文明祭扫新风尚，反对铺张浪费，自觉抵制封建迷信活动，营造廉洁文明过清明的氛围。

缅怀逝者，应该多一些安静的追忆和思念，多一些对孝道的反思，这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缅怀。何乐而不为？
 (姚锋)

浙江宁海改革办理手续

死后事项“零跑腿”

针对死亡事项办理手续繁杂现象，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从4月1日起，在全县正式实行死后事项办理从“至少5个部门跑5次”到“零跑腿”。

据介绍，在宁海，以往死者家属在办理相关事项过程中，需要去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卫生院、派出所、民政部门、殡仪馆5个部门先后办理死亡证明、死亡医学证明、注销户口、登记火化、火化等多个手续，至少要跑5次，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没带齐材料，那就远远不止跑5次了。

如今，死者家属只要拨打宁海县“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报告，医生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将主动上门开展调查并当场出具死亡医学证明，并告知家属30日内必须注销户口。死者家属即可凭死亡证明进行遗体火化，只需一个电话即可完成全部办理。

宁海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葛仁元介绍，这项改革于2月5日开始试行，已经受理700余件，受到群众好评。

葛仁元说，宁海县死亡事项办理手续的改革，让群众不仅不用跑，而且由村(居)委会出具死亡证明、火化前需注销户口所引发的“活人被死亡”“死人被激活”“死人领活钱”等违法违规和高德现象都将得到有效杜绝。
 (裴立华、黄瑞鹏)

“新县是革命的老窝(窝，指植物的根)，这一块你要看好！”1964年，一名老干部重返故里，用拐杖指着晏春山跳崖地等革命遗址所在区域，郑重地向张爱华交代任务。时隔多年，这个场景依然深深刻在张爱华脑海里，“我要看不好，对不起老前辈。”

上山的时候，张爱华总是握着镰刀，边走边清理杂草和灌木丛。日久年深，没有路的荒山硬是被她走出了一条路。山坡上遍布大大小小上百个红军洞，当年，这些洞穴保护着红军战士，留下了革命火种。

“下午冒雨去乱石窝看红军洞有人损坏没有”，“今日去红军洞薙花花草草”，多年来，张爱华一直保持写日记的习惯，类似的记录几乎每页都有。最初村民不理解，传出不少流言风语，“她肯定得到好处了”，“没报酬会干那么认真吗？”张爱华不辩解，这条路，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

面对记者的疑惑，她淡淡地说：“郭家河牺牲3000多人，每一块碑都感动我。我没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时时刻刻对着党章要求自己，哪一条做到了，哪一条没做到。”

郭家河境内风光宜人，一座杨柳林湿地公园更是远近闻名。但每到清明，鸡公寨却是来客最多的地方，大批人群到这里瞻仰凭吊。张爱华年年充当义务讲解员的角色，“我对烈士有感情，再累我也满意，还没说够呢！”

将门三代人的坚守

新县县城一个不起眼的小区里，54岁的许道伦正考虑带什么酒。

他的爷爷许世友将军生前爱酒，举世皆知。位于新县田铺乡河铺村许家洼的许世友将军墓，常年飘着若有若无的酒香，那是爱戴他的人们洒下的酒，也是许道伦清明祭扫必带的物品。

“我一共见过爷爷三次。”许道伦说，自己从没沾过家世的什么光，对“许世友之孙”的头衔更是看得淡然。“从记事起，家里从来不谈爷爷是多大的官。”

新县被民间誉为“将军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

落脚点，培育了93位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以上干部，许世友无疑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

“我早把高干子弟的帽子摘掉了，你们更不能再戴！”许道伦的父亲许光这样告诫子女。作为许世友长子，他一生谦逊低调，从未把父辈的光环当作炫耀或谋取利益的本钱，担任的最高职务仅是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在这种言传身教下，许道伦兄妹几个自幼就小心翼翼。在部队服役期间，战友们都不知道许道伦的身份。不过，1985年复员前，他还是鼓足勇气，给父亲写了封信，希望通过爷爷的关系给自己提干。

“他根本没搭茬，只说你已经光荣完成了兵役任务，回来吧。”许道伦不敢抱怨，乖乖转业回家，成了一名月薪48元的二级工人。直到今天，他仍然是新县人防办的一名普通副科级干部。

“很少想当年提干了会怎么样，干好本职就很好，这方面父亲是我的榜样。”相比“将门之后”的话题，许道伦对工作中的趣事谈兴更高，厚厚一摞荣誉证书印证了他对岗位的投入。

家世对他也并非毫无影响，许道伦包的贫困户就寄于他特别的信任。“你跟别人不一样，肯定会负责任，听你的没错！”别人拆不掉的危房，讲不通的政策，他出面就能说服户主。去年，他包的两个贫困户顺利脱贫。

在许道伦家里，几乎没有留下将门的痕迹，只有一只写着“胶东军区司令部赠”的大皮箱，是许世友当年用过的。他说：“爷爷没啥财物，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候，他带着一个警卫员一只皮箱就走了。”

每年清明节，许道伦都会拎上一瓶酒，到将军墓烧纸进香。他最欣慰的是，可以坦坦荡荡告诉老人家：“我们子孙辈都老老实实干好本分工作，没有给您丢人。”此时，他最能感受到将门之后的责任与荣耀。

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最近，新县即将迎来贫困县退出的国家级验收，革命老区为之奋斗70年的脱贫梦想有望实现，从而开启新的历史征程。

“红色血脉永不停歇，老百姓正在靠奋斗过

上好日子。”46岁的返乡创业者张思恩感慨，近些年，昔日凋敝的村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重焕生机。

张思恩出生在新县周河乡西河村。这是一个有800年历史的古村落，由于外出务工盛行，400多人口的村子一度只剩下40多人，房屋坍塌，荒草丛生，街道上污水横流。

2014年，事业小有成就的张思恩带头返乡，在村里成立合作社，配合政府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几年来，西河迅速恢复山明水秀的田园风光，咖啡室、餐厅、旅馆等配套设施逐渐完善，吸引了几十万游客。

如今，近200名村民陆续返乡，在创业中脱贫致富。

“没考虑太多，就是一种回家乡的心态。”张思恩反复思量后得出结论，他肯放弃北京的事业，可能源于新县人骨子里特有的牺牲和奋斗精神，即使自己并没有察觉。

牺牲5.5万人，培育43位开国将军，是仅次于中央红军的第二大根据地……跟许多新县人一样，张思恩对这组数据耳熟能详，张口即来。这段红色历史，早已成为当地人的集体记忆。

张思恩的爷爷，曾经担任一个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留下了一把木制小土枪，是张思恩童年的玩具。他的父亲也是村干部，民政部门统计红军数据时，老人不愿沾光，不肯去奔走办手续。

“村村有烈士，家家有红军，新县最不缺苦奉献精神，老区发展呈现出特有的精气神。”新县县委书记吕旅介绍，2017年，近2万名贫困人口脱贫，27个贫困村如期退出，54个重大项目全年完成投资61.4亿元，旅游综合收入实现60%以上的增长。

驱车行驶在新县境内，满眼郁郁葱葱，曾因战火而满目疮痍的小城，如今植被覆盖率高达95%以上，城乡建设展露新颜，百姓安居乐业，一派欣欣向荣之气。

70余年前，当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把旧县“经扶”的县城改名为“新县”，寄托对新生活的向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块大别深山里的革命老区，经历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礼，红色血脉仍然汩汩奔流，书写新时代的风采。
 新华社郑州4月3日电



中国驻朝鲜使馆祭奠志愿军烈士

▲4月5日，在朝鲜平壤，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平壤友谊塔举行敬献花篮仪式，祭奠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又到清明时节，部分中国驻外使馆举行祭扫活动，缅怀在海外执行外交任务以及对外援助任务中牺牲的同胞。
 新华社记者程大雨摄

探访那并不存在的“十三连”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5日电(记者李志浩、阿曼)在新疆“东大门”哈密，有这样一处地方，它原本只是荒滩梁子，却以“十三连”的名字被当地人人口相传，而在这开荒拓土的军垦人，从来只有十二个连队的建制。

从哈密向西20公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的场部所在。再向西不远，“十三连就在那”，当地人坚定地回答。

这个被人们坚持称作“十三连”的地方，是一片墓地。

密密麻麻的几千座坟墓，在从戈壁卷起的黄沙中挺立，显得尤为悲壮与苍凉。长眠在此的是一代代军垦人。每块墓碑记录着他们一生峥嵘的起点：江苏邳县、甘肃武山县、河南信阳、山东青岛、四川阆中县、浙江金华……

墓碑面东南而立，仿佛是长眠的军垦人，在遥望故乡。

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身处辽阔的戈壁荒原，面对边疆落后的经济生产，进驻新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年后集体转业，拿起战斗的武器，拿上生产的工具，开始了大规模的军垦征程。

而“十三连”的名字，就来自此后的一个故事。

队找他，不知他已离世。连队的战友怕他难过，不忍告诉他真相，谎称邢正发已调到了“十三连”。同乡走后不久，连队收到了一封寄给邢正发的信，收件地址却是“红星二场十三连”。

从此，这个善意的谎言，让“十三连”成了这片荒滩墓地的名字。

战士埋葬在这里，班长埋葬在这里，连长、政委也埋葬在这里，老红军、老八路、支边青年、转业军人……各样出身的军垦人都在这里，“十三连”也成了团场最大的“连队”。

清明前一天，陈广明和妻子趁着工作间隙来到父亲陈明亮坟前，摆上一瓶二锅头，几盘水果菜肴，仁立无言。而他名字中的“广”字，源于父母共同的家乡——广东。

1949年，从广东参军的父亲随部队在辗转北京、兰州等多地后，进入新疆。几年后，母亲也从湛江老家前来团聚。

而今，父亲在此已安眠了整整二十载。陪伴父亲的，除了身边共患过难的战友，还有几步外一条隔开了“十三连”和无垠农田的水渠。

这是父亲毕生的事业。

1952年，红星二场的前身部队奉命在火石泉以南的大片荒滩上开荒建场。如同全疆所有军垦人面前的戈壁一样，荒滩降水极少，全是盐碱重地，垦荒有若登天。

军垦人只能干，修渠引水。红星二场来年一成立，陈明亮跟全场一千多战友立马上阵，远赴天山南侧的峡谷，搭上帆布工棚，靠着火炉的温度，在

冰天雪地里劈山凿渠。再将人工碎好的石料，手拉肩扛，铺满几十公里长的红星二渠。

天山的雪水，由此汇入亘古的荒原。而峡谷的渠首从此就由陈广明的父亲照看，一看就是半生。

“他走的时候，特地嘱托我们把他埋在靠水渠近一些的地方。”已是红星二渠水电总调度的陈广明每天上班时，都会路过父亲长眠的“十三连”。

攻克了水，还要再治盐碱。荒野的盐碱表层下，是四十厘米厚的芒碱。

荒地的排碱沟，一旁再挖上六米宽、两米深的排碱沟，通过反复灌水，将碱压到地底，排到沟中。

“水渠里冰凉的雪水，流入排碱渠时是热乎乎的。”89岁的老军垦霍玉栋忘不了治碱的苦，胳膊腿上总有被碱水撕开的伤口，累得一着床就睡着，“在老家哪有这样的重活”。

如今，红星二场的良田从无到有，已达6万亩。而在整个新疆，近2000万亩农田凭着军垦人栉风沐雨的开垦，走在了全国现代农田的前列。

离“十三连”仅0.5公里远，是第一代军垦战士曾住过的地窝子遗址，虽然残破，却连接着今与昔。这样的“十三连”与地窝子，在新疆各地还有很多。

五湖四海的军垦人，长眠在“十三连”，静静守候着他们曾开垦的土地。

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开栏的话：中华民族伟大悠久的历史，由一代代民族英雄儿女热血谱就。近现代以来，英雄故事尤为慷慨，民族史诗何其壮烈！

他们或艰难求索，或奋斗奉献，或以身许国……奏响人生壮歌的最大信念和精神意志，是为中华民族之崛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征程上，高唱英雄赞歌，弘扬传承英烈精神，意义重大而深远。

从4月5日起，新华社将开设专栏“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通过回望英烈故事缅怀英雄品质、感受民族历史、感悟民族精神，营造纪念、敬仰、学习民族英烈的社会氛围，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邹容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4月3日是邹容逝世113周年的纪念日。近日，重庆市渝中区在位于渝中区南区路的邹容烈士纪念碑前开展了多场祭奠活动。邹容烈士亲属代表、市民代表、武警战士、少先队员等百余名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并瞻仰烈士纪念碑。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四川省巴县(今重庆渝中)人。邹容自幼受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甲午战争后，他读到《时务报》等维新报刊，成为新思想的热心传播者。

1902年，邹容到日本留学，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在日本期间，邹容写成了7章2万余字的《革命军》一书，书中对民主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和前途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革命军》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宣传革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著作。刚一问世，就被不少人称之为“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

1903年起，《革命军》先后在上海、新加坡、日本、香港、美国等地翻印29版，发行100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清政府惊慌失措，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同年6月29日和30日，巡捕先后闯进《苏报》馆和爱国学社，捕去章炳麟等人。7月1日，18岁的邹容独自步行到租界监狱，自报姓名，慷慨入狱。

1904年5月21日，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由于狱中非人的生活，1905年4月3日，邹容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监狱。时年20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荣衔，并赞曰“惟蜀有才，奇俊瑰落”。1944年，国民政府决定将原夫子池洪家院子至苍坪街原邹家祠堂路段改名为“邹容路”，至今重庆市解放碑至临江门一带依然保留该地名。

邹容烈士曾孙女邹小菲、玄孙曾令堂在活动现场表示，作为烈士后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好烈士精神，让天下为己任、对真理孜孜以求的邹容精神在新时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记者周闻韬)新华社重庆4月5日电

新华时评

传承是最好的缅怀

又是一年清明时，风清气明，绿意盎然。在思念中铭记祖训传家风，在追忆中继承发扬先辈风范，于家于国，传承都是最好的缅怀。

与其他较为喜欢欢愉的节日相比，清明节更显庄重，它重在追忆逝者，更重在在于追忆中的坚守与传承。清明时节，亲人相聚，深沉的追思串起一段段先辈的旅程，拾取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在祭祀先人、回忆往事中深化感情、沐浴亲情、凝聚家的力量。“爱国爱家”“敬老孝亲”“感恩奋进”“崇德向善”等传统美德，在温暖又颇具仪式感的团聚中，悄然融入家族血脉。

参天大树，其根必健。清明时节，追忆过往，恰是回望、铭记、传承家风的最佳时刻。把清明节的缅怀深化为传承，让好家风代代相传，是对先人最好的怀念；与时俱进为家风注入新的内容，是给予后辈最好的礼物。

家是 smallest 国，国是千万家。无数良好家风的汇聚，就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样，无数革命先辈的精神风范，也汇聚成了不屈的民族精神。民族先烈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精神光耀千秋，为人民谋幸福的情怀万古长青。

没有不老的人生，但有永恒的精神。我们在祭奠先烈中重温民族的苦难记忆，传承他们对家国的深沉大爱，为的是激发奋进情怀，共创更好明天。

(记者何晨阳)新华社银川4月5日电